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六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三

王神念

子僧辯

羊侃

子球

鷗

羊鴉仁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位潁川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成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政績後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

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祆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後徵為右衛將軍卒於官諡曰莊及元帝初追贈侍中中書令改諡忠公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為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

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為作  
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斷華  
後位太子左衛率卒於侯景軍中神念長子遵業位太  
僕卿次子僧辯

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  
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凌雲之氣元帝後為江州刺史  
僧辯隨府為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  
得白蛆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

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報  
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郢討之  
使僧辯襲安成子郢既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之  
又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畧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為  
貞毅府諮議參軍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元  
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侯景悉  
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遣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  
元帝元帝承制以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元帝令僧

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  
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  
敢言元帝問僧辯僧辯以情對元帝性忌以為遷延不  
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死耳僧辯  
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帝自斫之中其髀  
流血至地悶絕久之方蘇即送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繫  
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  
軍襲江陵人情騷擾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為城內都

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帝命僧辯代  
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  
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  
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  
辯並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  
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  
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  
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肉薄苦攻城內

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爰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



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輸鄆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鬻殺之郢州既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元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充州刺史侯瑱

襲南陵鵲頭等戍並剋之先是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  
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  
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為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  
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  
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  
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  
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  
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

破之盧暉畧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  
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  
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  
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于  
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  
馬僧辯命侯瑱裴之橫東追景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  
江降侯瑱瑱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  
逆今日之事將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

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既傾為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懼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羣帥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故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

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  
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為都  
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  
元帝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納以  
為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為大將軍尊事為主洪雅乘  
平肩大輿繖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時納等  
據車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  
銳蒙衝鬪艦亘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

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為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  
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  
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咸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  
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  
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  
以大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  
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  
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

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誠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據胡牀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逆以王琳為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未之許而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郭元建謀襲建鄴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

武帝聞之馳報江陵元年即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  
姑孰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  
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而大敗  
之僧辯振旅歸建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  
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憂母姓魏氏性甚安和善於綏  
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母流淚徒行將入  
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母詣閣自陳無  
訓涕泗嗚咽衆並矜之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



俱嚴雖剋復舊都功蓋宇宙母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  
物朝野稱之謂為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且以僧辯  
勲重故喪禮加焉命侍中謁者監護喪事諡曰貞敬太  
夫人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其年十月  
魏遣兵及梁王譽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建鄴  
為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  
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  
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

納貞陽侯明以為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  
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  
渙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軍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仍  
書定君臣之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往  
充質遣左戶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又遣吏部尚書  
王通送啓因求以敬帝為皇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  
使送質于鄴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  
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

辯擁械中流不敢就岸未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  
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武帝時為  
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  
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  
辯與子顧遽走出閤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  
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顧下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  
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  
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顧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陳

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廬蘭之分且為第三子顧許娶  
陳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辯母亡雖然情好甚密其  
長子顗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  
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  
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  
旰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  
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陳武控馬未  
進安都大懼乃追陳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

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陳武  
曰安都嗔我乃敢進遂剋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  
武之譎殆天授也顓承聖初位侍中魏剋江陵隨王琳  
入齊為竟陵郡守齊遣王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  
淮南殺琳顓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  
絕顓弟頌少有志節恒隨梁元帝及荊州覆滅入于魏  
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  
遇害僧智弟僧悊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

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在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  
瑱見禽僧愔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  
愔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荒野  
莫知所之仰天嘆曰讐言耻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誠  
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  
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  
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  
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歸荊州元帝以為

羅州刺史及弟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丘以功為  
太子右衛率監南荊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產先  
在建鄴嗣宗自荊州滅亡中逃得至都從弟嗣先即僧  
辯之甥復為比丘慧暹藏得脫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  
抽刀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  
任約與僧辯故舊圖陳武帝帝遣江旰說之嗣徽執旰  
送鄴乞師焉齊文宣帝授為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敗  
退復請兵於齊與任約王畢席臯同心度江及戰敗嗣

徽墮馬嗣宗援兄見害嗣產為陳武軍所禽辭色不撓而死任約王暉得北歸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正光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為偏將隸蕭寶寅往討之射殺



天生其衆即潰以功為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兗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長為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公朱陽都等相繼而至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

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  
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留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  
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併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  
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  
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  
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稍上馬  
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  
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

冠餘緒帝寵之踰於他者謂曰朕少時捉狝形勢似卿  
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  
即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  
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省啓尚方仗不  
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樊於仗麤後遷  
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左  
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  
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瓘作兄何敢無宜適朱時在席後

華林法會欽拜謝於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廉公  
彌見盡美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置一拜欽從之宦  
者張僧伯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  
論美其貞正太清元年為侍中會大舉北侵以侃為寇  
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明乘水  
攻彭城不見納既而魏援大至侃頻言乘其遠來可擊  
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敗  
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為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

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

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  
並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韋黯津年老且疾黯懦  
而無謀軍旅指搆一決於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  
賊逼城衆皆兇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  
至近路衆皆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  
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  
兩銀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  
加賞賚賊為尖項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

炬施鐵鑊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  
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  
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墜  
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  
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昇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  
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  
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  
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

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鷟為景  
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  
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  
為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  
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  
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拒不時進  
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  
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



人臣而至於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為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嗣侃少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

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  
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  
角爪長七寸僂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  
掌上僂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救賚  
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  
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艫舫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  
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  
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

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  
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  
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  
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  
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  
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鵬字子鵬隨  
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以其妹為小妻呼還待之  
甚厚以為庫真都督及景敗鵬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

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書寢鵬語  
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  
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  
將依之鵬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鵬與王元禮謝答仁  
弟歲穉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為王百戰百勝  
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  
景欲透水鵬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挾船鵬  
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世在別船歲穉以景命召

之斬于京口元帝以鵬為青州刺史封昌國縣侯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鵬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表聞僧辯敗乃還為侯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勇仕郡為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

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縣瓠應接景至仍為  
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縣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  
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鴉仁  
鴉仁懼頓軍入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  
二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  
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敗臺城陷景以為五兵尚書鴉仁  
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  
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

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後鴉仁兄子海珍知之掘晷伯父并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鴉仁子亮侯景亂後移至吳州刺史隨王琳以名將子見禮甚隆為人多酒無賴酒醉為閹豎所殺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寵任既而

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  
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  
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  
之道於斯為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  
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奕碁延  
敵開釁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  
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南史卷六十三

南史卷六十三考證

王僧辯傳既至盆口與僧辯會於白茅洲為盟○陳書

盆作湓洲作灣

自石頭至于東城○監本缺于字今从閣本增入

南史卷六十三考證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六十四  
五四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臣莊文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六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四

江子一

胡僧祐

徐文盛

陰子春子鏗

杜崩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龕

王琳

張彪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

也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  
侍養多闕因終身蔬食仕梁起家為王國侍郎奉朝請  
上書言事為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北為刺客武帝異  
之又啟求觀書祕閣武帝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  
左衛將軍朱異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异不為  
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為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為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為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  
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

上封事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左戶郎沈炯少府丞顧璆嘗奏事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對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乃據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

不死關前終死關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  
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  
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  
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  
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稍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  
塹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  
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  
帝又追贈子一侍中諡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諡毅子子



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  
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勇決有武幹仕魏位  
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三年避尔朱氏之難歸梁頻上  
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帥歸使戍項城魏剋項城因  
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  
祐又歸梁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  
愛緝綴然文辭鄙野多被譏謔而自謂實工矜伐彌甚

晚事梁元帝侯景之亂西沮蠻反元帝令僧祐討之使  
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景圍王僧辯  
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于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  
市縣侯令援僧辯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  
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  
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  
軍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遁後拜領軍將軍厚自封  
殖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

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游亦以自隨人士笑之承聖二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魏軍至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俄中流矢卒城遂潰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將父慶之梁天監初自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大同末為寧州刺史州在僻遠羣蠻劫竊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夷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

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為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之畧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元帝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徇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大敗約于貝磯約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眾西上援約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私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怒杜幼安宋

筲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元帝仍以爲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贓汙甚多元帝大怒下令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私懷怨望帝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禽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文盛無以對遂死獄中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

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相善嘗入帝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及帝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座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

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  
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  
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  
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  
餘魏欲襲朐山間謀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詔授南青  
州刺史鎮朐山又遷都督梁秦二州刺史子春雖無佗  
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腳數年一  
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太

清二年徵為左衛將軍遷侍中屬侯景亂元帝令子春  
隨王僧辯攻平邵陵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景  
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會郢州陷沒軍遂  
退卒于江陵子鏗

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為梁湘  
東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  
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  
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當為賊禽或救之



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陳天嘉中為始興王中錄  
事參軍文帝嘗宴群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鏗預  
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累遷晉  
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文集三卷行於世

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  
子孫因家焉父懷瑤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有軍功後  
又立功南鄭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  
懷瑤命第三子凝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于光道寺溪

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稍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嶷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斑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為杜彪懷瑤卒於州諡曰桓侯嶷位西荊州刺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會嶷改葬父祖帝敕圖墓者惡為之逾年而嶷卒崩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為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

與崩兄岸舊密書邀之崩乃與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元帝以為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領軍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為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崩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達于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元建衆却崩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元帝執王琳於江陵琳長史陸納等於長沙反元帝徵崩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

輪大敗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平武陵王于硤石。旋鎮遘疾卒。諡曰武崩。兄弟九人。兄嵩岑。疑岌。嶽岸及弟從幼安並知名。

岸字公衡。太清中與崩隨岳陽王詒攻荊州。同歸元帝。帝以為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詒夜知其師掩襲襄陽。以岸等襲襄陽。豪帥于是夜遁歸襄陽。岸等知詒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嶽于廣平。詒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嶽岸。

等并其母妻子女並斬于襄陽北門答母龔保林數岸於衆岸曰老婢教汝兒殺汝叔乃枉殺忠良答命拔其舌嚙殺而烹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下蠶室又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為漆髑及建鄴平崩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髑之酷元帝亦不責也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崱同歸元帝帝以為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大破景將任

約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仍進軍大  
舉漢口別攻拔武昌景度蘆洲上流以壓文盛幼安與  
衆軍大敗之會景密遣騎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人情  
大駭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多  
反覆殺之

龔岑之子也少驍勇善用兵與諸父歸元帝帝以為鄆  
州刺史封中盧縣侯與王僧辯討平河東王譽又隨僧  
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乃

與僧辯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府卿  
定州刺史及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龔與陳武  
帝王琳等擊之大敗子鑒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龔與衆  
軍大破之論功為最授東揚州刺史又與王僧辯降陸  
納平武陵王及魏平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明以紹梁嗣  
以龔為震州刺史吳興太守遷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  
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龔僧辯壻也始為吳興  
太守以陳武帝既非素貴及為之本郡以法繩其宗門

無所縱捨武帝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以拒之頻敗陳文帝軍龔好飲酒終日恒醉勇而無畧部將杜泰私通于文帝說龔降文帝龔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讐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文帝龔尚醉不覺文帝遣人負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矣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



將帥太清二年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  
沉米輕舸還荆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  
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  
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  
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勲與  
杜龕俱為第一恃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  
將為亂啟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  
湘州身徑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

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為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讐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鬻割被五刑而斬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啟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為奴婢元帝乃鎖琳送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

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  
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  
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  
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  
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  
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  
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  
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

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政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啟故遂率其衆鎮嶺南元帝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譽乃為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趣之計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度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

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武帝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于沌口琳乘平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惟以周鐵武一人背恩斬之鎖安都文育置

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于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鄴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主齊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駙駱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  
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  
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于郢州莊授琳侍中使  
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  
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湏口齊遣揚州道行  
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  
江中夜上將襲盆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  
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

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  
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  
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  
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投水死者十二三其餘  
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  
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  
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  
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



南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  
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  
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賜琳璽  
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從乃除琳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  
給餽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  
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  
非被召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

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汁落地化為血蠕動有龍出于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

齊將皮景和等屯于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酌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于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

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于前書垂名于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川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絕藩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于往彥信踵武于前脩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邁義弘之膏洎王業光啟鼎祚有歸于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知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

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塲早造未僚預參下席  
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  
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  
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塲雖芻蕘竊亦有心琳經莅  
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  
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  
土之驚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  
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營

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  
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  
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  
首並為啟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主簿劉韶慧等持其  
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  
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  
送喪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  
開府錄尚書事諡曰忠武王葬給輜輶車琳體貌閑雅

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  
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  
心少為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  
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徹欲  
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  
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  
之歔歔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  
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

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  
渝州刺史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  
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邪山為盜頗有部曲臨  
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馬始為防閭後為  
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  
為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義舉征子仙不捷仍  
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為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



異心偽就彪計請酒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軟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紫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于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于財晝夜樂聲不

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  
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  
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  
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  
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  
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  
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  
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惟常

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却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倩却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却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

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  
鬼道相逢却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于昭達黃  
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  
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  
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  
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  
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  
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

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  
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  
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璲  
之女也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納彪  
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吳昌門為詩一絕曰  
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為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  
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江則自致

亡軀胡亦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  
盛克終有鮮詩人得所誠焉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  
及乎梁州之敗而以濯足為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  
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  
仇耻然天方相陳義難弘濟斯則大厦落構豈一木所  
能支也張彪一遇何懷死而後已惟妻及犬義悉感人  
記傳所陳何以加此異乎

南史卷六十四

南史卷六十四考證

江子一傳字元亮○亮梁書作貞

帝怒亦歇○歇一本作止

胡僧祐傳以大通三年避介朱氏之難歸梁○梁書作  
以大通二年歸國

徐文盛傳文盛深德景遂私通信使都無戰心○私閤  
本作密

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處梁書作遽

杜崩傳太清三年○三梁書作二

王琳傳有龍出於門外之地○地一本作池

張彪傳彪後至秦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迎監本  
誤後今改从陳書

南史卷六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六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五

陳宗室諸王

永修侯擬

遂興侯詳

宜黃侯慧紀

衡陽獻王昌

子伯信

南康懿王曇朗

子方泰方慶

文帝諸子

宣帝諸子

後主諸子

永修侯擬字公正陳武帝之疎屬也少孤貧質直強記  
武帝南征交趾擬從焉梁紹泰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  
明威將軍以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事武帝踐阼廣封  
宗室詔從子監南徐州擬封永修縣侯北徐州刺史褒  
封鍾陵縣侯晃封建城縣侯炅封上饒縣侯從孫明威  
將軍諲封虔化縣侯古陽縣侯諲仍前封信威將軍祐  
封豫寧縣侯青州刺史詳封遂興縣侯貞威將軍慧紀

封宜黃縣侯敬雅封寧都縣侯敬泰封平固縣侯文帝  
嗣位擬除丹陽尹坐事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卒諡曰  
定天嘉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黨嗣

遂興侯詳字文幾少出家為沙門善書記談論清雅武  
帝討侯景召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定建鄴永定二年封  
遂興縣侯天嘉三年累遷吳州刺史五年討周迪戰敗  
死之以所統失律無贈諡子正理嗣

宜黃侯慧紀字元方武帝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材任

氣從武帝平侯景及帝踐阼封宜黃縣侯除黃門侍郎  
太建十年吳明徹北侵敗績以慧紀為緣江都督兗州  
刺史至德二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及梁安平王蕭巖晉  
熙王蕭巖等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以應接功位  
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  
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  
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  
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

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  
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  
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一死戰於是有五黃龍  
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  
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  
射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時  
至漢口為隋秦王俊拒不得進聞肅敗盡燒公安之儲  
偽引兵東下因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為盟主水軍

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  
晉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喻羅睺  
其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寶並慟  
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文  
學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武帝第六子也梁太清末武帝南  
征李贲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武帝東討侯景  
昌與宣后文帝並為景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

守時年十六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  
事武帝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又遣吳郡  
杜之偉授昌以經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  
流尋與宣帝俱往荊州魏剋荊州又與宣帝俱遷長安  
武帝即位頻遣使請宣帝及昌周人許而未遣及武帝  
崩乃遣之時王琳作梗中流昌不得還居于安陸王琳  
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  
王蕭沈等率百僚上表請以昌為湘州牧封衡陽郡王

詔曰可三月甲戌入境詔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  
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四月庚寅喪柩至都上親  
臨哭乃下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  
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濟豫章文獻王故事謚曰  
獻無子文帝以第七皇子伯信嗣伯信字季之位西衡  
州刺史及隋師濟江與臨汝侯方慶並為東衡州刺史  
王勇所害

南康隱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



個儻有大志梁簡文之在東宮深被知遇為文德主帥  
頃之卒敬帝即位追贈南徐州刺史封武康縣公武帝  
受禪贈司徒封南康郡王諡曰忠壯曇朗少孤尤為武  
帝所愛有膽力善綏御侯景平後起家著作郎武帝誅  
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  
郎監南徐州二年齊兵攻逼建鄴因請和求武帝子姪  
為質時四方州郡並多未賓本根虛弱糧運不繼在朝  
文武咸願與齊和親武帝難之而重違衆議乃決遣曇

朗恐曇朗憚行或當奔竄乃自率步騎京口迎之使質於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于晉陽時陳與齊絕弗之知武帝踐阼猶以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始知其亡文帝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諡曰愍乃遣兼中郎令隨聘使江德藻迎曇朗喪柩三年春至都初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在北

又生二子方華方曠亦同得還

方泰少麤獷與諸惡少年羣聚游逸無度文帝以南康王故特寬宥之天嘉二年以為南康王世子及聞曇朗薨於是襲爵南康王太建四年為都督廣州刺史為政殘暴為有司奏免六年授豫章內史在郡不修政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為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以為宗正卿未拜為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第十一年

起為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散騎常侍其年八月宣帝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上登玄武門親宴羣臣以觀之因幸樂游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時方泰當從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間淫淳于岑妻為州長流所錄又率人仗抗拒傷損禁司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方泰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

不承則上測方泰乃投列承引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  
整奏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上可其奏禎明  
初為侍中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隋大業中為掖縣令  
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封臨汝縣  
侯至德二年累遷智武將軍武州刺史初廣州刺史馬  
靖久居嶺表大得人心士馬強盛朝廷疑之以方慶為  
廣州刺史以兵襲靖靖誅進號宣毅將軍方慶性清謹  
甚得人和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都督東衡州刺史王勇

徵兵於方慶欲與赴援臺城時隋行軍總管韋洸帥兵  
度嶺宣隋文帝敕云若嶺南平定留勇與豐州刺史鄭  
萬頃且依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賣已且欲觀變乃不從  
勇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斬方慶於廣州而收其兵鄭萬  
頃滎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之始族子也父旻梁末入  
魏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為司城大夫出為溫州  
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難奔陳拜散騎常侍昭武將軍  
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人表請立碑詔許焉初萬

頃在州甚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帝踐阼常思還北及  
王勇殺方慶萬頃乃率州兵拒勇降隋隋授上儀同尋  
卒

文帝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鄱  
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  
生衡陽王伯信王充華生廬陵王伯仁張修容生江夏  
王伯義韓修華生武陵王伯禮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  
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二男早卒無名伯信出繼衡陽

王昌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初武帝兄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為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贈南兗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諡曰昭烈武帝受禪重贈太傅改封始興郡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宣帝以梁承聖末遷於長安至是武帝遙以宣帝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纂帝位時宣帝在周未還文帝以本宗乏饗徙封宣帝為安成王



封伯茂為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使於是尚書八坐奏加伯茂寧遠將軍置佐使除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祕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書甚得右軍法遷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時伯

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宣帝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誅後宣帝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游處時四海之望咸歸宣帝伯茂深不平數肆惡言宣帝以其無能不以為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並陰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為溫麻侯時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為諸王冠昏之所名為昏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盜殞之於車中年十八

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  
喜愠不形於色武帝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  
及伯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  
八坐奏封鄱陽郡王乃遣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  
告于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  
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策訖令王公以下並宴於王第  
六年為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宣帝輔政不  
欲令伯山處邊光大元年徙為東揚州刺史累遷征南

將軍護軍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并扶伯山性  
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  
冠昏饗宴恒使為主及遭所生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  
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絕因起為  
鎮衛將軍乃謂羣臣曰鄴陽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  
長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禎明三年  
薨尋屬陳亡遂無贈諡長子君範未襲爵而隋師至時  
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為變乃並召入屯

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為之備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並配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嫺為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叙用由是並為守宰徧於天下君範位溫縣令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通睛揚白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為新安郡王太建七年累遷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

積聚所得祿奉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  
中最為貧窶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撻  
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於草間輒呼人  
從游動至旬日所捕麋鹿多使生致宣帝頗知之遣使  
責讓者數矣十年為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愼業無所  
通至於摘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為政嚴苛國學有愼游  
不修習者重加榎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十三年  
為都督揚州刺史後主初在東宮與伯固甚親狎伯固

又善謏譴宣帝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  
陰求瑕疵將中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  
乃共訛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無所畏  
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游田野必與  
偕行於是情好大協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  
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  
叔陵持麾知事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趣  
白楊道臺馬容至為亂兵所殺尸於昌館門時年二十

八詔特許以庶人禮葬子及所生王氏並特宥為庶人  
國除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文帝第六子天嘉六年封尋為吳  
郡太守時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緝理歷位尚書  
左僕射後為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大業  
初為成州刺史太常少卿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文帝第八子天嘉六年立為侍中  
國子祭酒領太子左庶子陳亡卒于長安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文帝第九子天嘉六年封位金紫  
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遷於瓜州道卒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立太建初  
為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後為有司所劾十一年被  
代徵還遂遷延不發為御史中丞徐君整所劾免陳亡  
入長安大業中為臨洮太守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少敦厚有器局博  
涉經史太建中立累遷尚書左僕射後為特進陳亡入

長安大業中為國子司業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文帝第十三子太建中立位散騎常侍薨子酆大業中為番禾令

宣帝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曹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華生建安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晉熙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吳姬

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王  
叔慎王修華生武昌王叔虞韋修容生湘東王叔平施  
姬生臨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  
姬生西陽王叔穆申婕妤生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  
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姬生新興王叔純吳姬生  
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江王叔顯秦姬生新寧王叔隆  
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叡叔忠叔泓叔毅叔訓叔武叔  
處叔封八人並未及封三子早卒無名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宣帝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生於江陵魏剋江陵宣帝遷關右叔陵留穰城宣帝之還以後主及叔陵為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縣侯叔陵少機辯狗聲名強梁無所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位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已豫章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慙耻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

成憤怒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之朝貴及  
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  
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橫征伐  
夷獠所得皆入已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  
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  
不為性不飲酒唯多置餽載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  
方始寢寐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咎罪者皆繫獄動  
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為左右廝里殆無遺者其

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宣帝弗之知  
九年除都督揚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叔陵  
居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諷上  
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藉皆  
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  
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  
為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間遇有瑩表主名可知者輒  
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脰持為翫弄藏

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逼納十一年  
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為本職晉世王公貴人  
多葬梅嶺及彭氏卒叔陵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  
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日偽為哀毀自稱  
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旬乃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  
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宣帝責御史中丞  
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捶宣  
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為侍中中

軍大將軍及宣帝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切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劍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怒及翌日小歛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媼樂安君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問後主曰即盡



之為待也時吳媼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叔陵多力因奮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斷清溪橋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無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遣

記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以公為台鼎摩訶  
紿報曰須王心膺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即遣戴洳  
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持其  
首徇東城仍懸於朱雀門叔陵自知不濟遂入沉其妃  
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於  
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  
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  
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容陳智

深迎刺叔陵閣豎王飛禽斫之數十下馬容陳仲華就斬首送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坐奏請依宋世故事流尸江中汙瀦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即日並賜死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宣帝第三子也寬厚仁愛太建元年封後位司空隋大業中位涪陵太守卒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宣帝第四子也母本吳中酒家婢相者言當生貴子宣帝微時因飲通馬生叔堅及貴召

拜叔儀叔堅少而嚴整又頗使酒兄弟憚之好數術卜筮風角鎔金琢玉並究其妙初封豐城侯太建元年封累遷丹陽尹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為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鬪至有死者及宣帝不豫叔堅與叔陵等並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叔堅疑之微伺其所為及行逆賴叔堅以免以功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史如故時後主患創不能

視事政無大小悉決于叔堅權傾朝廷後主由是疎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等並東宮舊臣日夕陰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即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史未發尋以為司空實欲奪其權又陰令人造其厭魅刻木為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星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又令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令實後主召叔堅囚于西省將黜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自陳為佞人所構死且慙見叔陵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

官以王還第後位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秩滿還都陳亡入隋遷于瓜州叔堅素貴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酣酒不以耕種為事大業中為遂寧郡太守卒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宣帝第五子也性質直有材器容貌甚偉太建四年立位中書監陳亡入隋大業中為都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宣帝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

柔狀似婦人太建五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為  
鴻臚少卿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宣帝第九子也性恭謹聰敏好學  
太建五年立位南徐州刺史薨贈司空諡康簡子孝寬  
嗣隋大業中為汶城令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宣帝第十一子也風采明膽博涉  
經史善屬文太建七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為  
尚書主客郎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宣帝第十二子也性輕險好虛譽頗涉書史太建七年立位都督湘州刺史徵為侍中未還而隋軍濟江隋秦王至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於秦王王遣使往巴州迎勞叔文叔文與畢寶荊州刺史陳慧紀及文武將吏赴漢口秦王並厚待之及至京隋文帝坐于廣陽門觀叔文從後主至朝堂文帝使內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其羣臣並愧



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有自得志後上表陳在巴州先送款望異常例文帝嫌其不忠而方懷柔江表遂授開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宣帝第十三子也少聰慧善屬文太建八年立位侍中入隋卒于長安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宣帝第十四子也性質朴無伎藝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為逆誅其年立叔重為始興王以奉昭烈王後位江州刺史隋大業中為太府少卿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宣帝第十五子也性凝重舉止方正後主即位立位侍中入隋卒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宣帝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立至德中為丹陽尹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賦詩恒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為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師濟江清河公楊素兵下荊州遣將龐暉略地至湘州州內將士剋日請降叔慎置酒會文武酒酣歎曰君臣之義

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  
在坐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臣乎縱其無成猶  
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  
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叔慎伏甲待之暉  
入伏兵發縛暉等以徇皆斬之叔慎招士衆數日中兵  
至五千人隋遣內陽公薛胄為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  
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胄禽叔  
慎秦王斬之漢口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宣帝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  
位丹陽尹入隋大業中為內史舍人絳郡通守武德中  
位侍中封江國公歷禮部尚書卒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宣帝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  
入隋卒于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宣帝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高苑令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宣帝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胡蘇令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宣帝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大業中位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宣帝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涇城令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宣帝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卒于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宣帝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卒于長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宣帝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靈武令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宣帝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給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宣帝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  
位丹陽尹入隋卒于長安

新興王叔純字子洪宣帝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河北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宣帝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汧陽令

臨江王叔顯字子亮宣帝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鵷觚令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宣帝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涉縣令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宣帝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

入隋卒于長安

新昌王叔榮字子徹宣帝第三十三子也禎明三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內黃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宣帝第三十四子也禎明二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壽光令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吳  
興王侑高昭儀生南平王嶷呂淑媛生永嘉王彥邵陵  
王統龔貴嬪生南海王虔錢塘王恬張淑華生信義王



祇徐淑儀生東陽王恠孔貴人生吳郡王藩其皇子總  
觀明綱統沖洽縉綽威辯十一人並未及封

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也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  
然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以母張貴妃故特為後主  
所愛至德元年封始安王位揚州刺史禎明二年皇太  
子盾廢後主乃立深為皇太子隋師濟江隋將韓擒虎  
自南掖門入百寮奔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閣而坐舍人  
孔伯魚侍隋軍排閣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道不

乃勞也軍人咸致敬焉隋大業中為抱罕太守武德初為祕書丞卒官

吳興王侑字承業後主長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於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為己子後主年長未有嗣宣帝命以為嫡孫詔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十年封永康公後主即位為皇太子侑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時張貴妃孔貴嬪並愛幸沈皇后無寵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

範之徒又於外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為吳興王加侍中衛將軍入隋卒于長安

南平王嶷字承岳後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遷都督郢州刺史入隋卒于長安

永嘉王彥字承懿後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位都督江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為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位南徐

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為涿令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位琅邪  
彭城二郡太守入隋大業中為通議郎

邵陵王諡字承檢後主第七子也禎明元年立入隋大  
業中為國子監丞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也容貌最陋性嚴酷數  
歲時左右有不如意輒剗刺其面或加燒爇性嗜酒愛  
博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

史入隋大業中為昌隆令

東陽王恂字承厚後主第九子也禎明二年立入隋大業中為通議郎

吳郡王藩字承廣後主第十子也禎明二年封隋大業中為任城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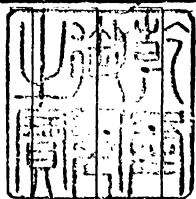
錢唐王恬字承悌後主第十一子也禎明二年封入隋卒于長安

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為大小三品大

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準此為差武帝受命自永定訖于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禮命至五千戶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戶云

論曰有陳受命雖疆土日蹙然封建之典無革先王永修等並以疎屬列居蕃屏慧紀始終之迹其殆優乎衡陽南康地皆懿戚提攜以殞惟命也夫文宣二帝諸子不一鄱陽岳陽風迹可紀古所謂維城盤石叔慎其近

之乎



南史卷六十五



南史卷六十五考證

遂興侯詳傳少出家為沙門○沙陳書作桑

衡陽獻王昌傳並為東衡州刺史王勇所害○監本脫

王字今从陳書增入

南康愍王曇朗傳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先

監本訛光今改从陳書

子方泰傳上登玄武門親宴羣臣以觀之○親監本訛

觀今改正

上曰不承則上測○測陳書作刑

始興王伯茂傳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使  
○使据陳書應作史今各本俱同仍之

新安王伯固傳目通睛揚白○睛陳書作精

因趣白楊道臺馬容至為亂兵所殺尸於昌館門○陳  
書容作容應改从之又昌館門上有東字

晉安王伯恭傳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緝理○官  
閣本作宮今从陳書以監本為是

始興王叔陵傳命典藥吏礪切藥刀○刀監本訛乃令  
改从閣本

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林監本作安殆因新安王  
伯固而訛也上文云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  
新林追所部兵馬則為林字之誤無疑矣

湘東王叔平傳大業中為胡蘇令○胡應從陳書作湖  
會稽王莊傳隋大業中為昌隆令○昌隆陳書作會昌  
吳郡王藩傳為任城令○任陳書作涪

南史卷六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六十六

七十六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裴謙

洗馬<sub>臣</sub>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sub>臣</sub>李駿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施光輅

謄錄監生<sub>臣</sub>馮萬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六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六

杜僧明

周文育子寶安

侯瑱

侯安都

歐陽頤子紇

黃法蕤

淳于量

章昭達

吳明徹

裴子烈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也形貌眇小而膽氣善

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為廣州刺史南江督護僧明與  
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為安興所啓請與俱行頻征徠獠  
有功為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幹預在征伐安興死僧  
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豪士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  
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罔討賁時春草已生  
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不  
聽蕭諮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  
七衆並憚役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啓

子雄及問與賊交通逗遛不進梁武帝敕於廣州賜死  
子雄弟子略子烈並豪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衆曰  
盧公累葉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死而不能為報  
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  
不從城破斬二侯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  
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衆咸忼慨曰是所願也唯足下  
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衆結盟奉子雄弟子略為主以  
攻刺史蕭映子略頓城南天合頓城北僧明文育分據



東西吏人並應之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陳武帝時在高  
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禽僧明及文育等  
並釋之引為主帥武帝征交趾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  
並有功侯景之亂俱隨武帝入援建鄴武帝於始興破  
蘭裕僧明為前鋒斬裕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  
被傷武帝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上馬復進殺  
數十人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  
鼻入潯石以逼武帝武帝遣周文育為前軍與僧明擊

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孝尚并力將襲南康陳武又令  
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禽遷仕送于  
武帝及帝下南康留僧明頓西昌督安城廬陵二郡軍  
事梁元帝承制授新州刺史臨江縣子侯景遣于慶等  
寇南江武帝頓豫章命僧明為前驅所向剋捷武帝表  
僧明為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洲僧明率麾下燒賊水  
門大艦及景平除南兗州刺史進爵為侯仍領晉陵太  
守及荊州覆亡武帝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

於江州病卒贈散騎常侍謚曰威陳文帝即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配享武帝廟庭子晉嗣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薈為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並長大困於賦役薈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己子母遂與之及薈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詹

事周捨請制名字捨因為立名為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魯同郡素相善啓蒼為前軍主慶之使蒼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蒼以入魏事覺蒼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蒼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

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  
加賄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為南江督護啓文育同  
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  
州為陳武帝所敗帝赦之後監州王勣以文育為長流  
深被委任勣被代文育欲與勣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  
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文育曰足  
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十  
兩若不見信以此為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

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且辭勸勸問其故文育以告  
勸乃遣之武帝聞其還大喜分麾下配馬武帝之討侯  
景文育與杜僧明為前軍剋蘭裕援歐陽頎皆有功武  
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為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  
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與  
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武帝乃表文育為  
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臯遣其將軍杜平虜入瀝石魚  
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

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臯悉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  
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武帝遣杜僧明來援  
別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過大臯直走新淦梁元  
帝授文育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武帝  
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  
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武帝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  
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  
據其城累功封東遷縣侯武帝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

杜僧明常為軍鋒及至姑熟與侯景將侯子鑒戰破之  
景平改封南移縣侯累遷散騎常侍武帝誅王僧辯令  
文育督衆軍會文帝於吳興圍剋杜龕又濟江襲會稽  
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文帝為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  
香巖寺文帝夜往趨之彪又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彪  
武帝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  
率兵襲盆城未剋徐嗣徽引齊人度江據蕪湖詔徵文  
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文育歸



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  
嗣徽驍將鮑磻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舴艋跳入磻艦  
斬磻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  
上時武帝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  
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  
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  
莫府山文育徒頓對之頻戰有功最進爵壽昌縣公給  
鼓吹一部及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

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勸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頴頓軍苦竹灘傳泰據壩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舳舻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東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為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柵

偽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芊  
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顧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  
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顧乃退入泥溪作  
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與長史陸山才襲顧  
禽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顧乘舟而宴以廵傳泰城下因  
攻泰剋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其將譚世遠斬  
勃欲降為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  
孜余孝頃猶據石頭武帝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

文育孝頃逃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開  
府儀同三司王琳擁據上流詔侯安都為西道都督文  
育為南道都督同會武昌與琳戰於沌口為琳所執後  
得逃歸請罪詔不問復其官爵及周廸破余孝頃孝頃  
子公颺弟孝勤猶據舊柵擾動南土武帝復遣文育及  
周廸黃法範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衆來會文  
育遣吳明徹為水軍配周廸運糧自率衆軍入象牙江  
築城於金口公颺偽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都

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舟為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救孝勸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攻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皆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撫之初周迪之敗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齋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坐武帝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愍初文育

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焉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廸敗文育見殺天嘉二年有詔配享武帝廟庭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寶安字安民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好狗馬樂驅馳靡衣媮食文育之為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武帝患之及文育

西征敗績繫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  
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歸復除吳興太守文育為  
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為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  
南討文帝卽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多配焉及平  
王琳頗有功周廸之破熊曇朗寶安南入窮其餘燼天  
嘉二年重拜吳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為  
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再遷左衛  
將軍領衛尉卿卒謚曰成子碧嗣位晉陵定遠二郡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累世為西蜀酋豪  
蜀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衆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  
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讎每戰先鋒遂  
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以將節之任山谷夷獠  
不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晉康太  
守範為雍州刺史瑱除馮翊太守範遷鎮合肥瑱又隨  
之侯景圍臺城範乃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都及城陷  
瑱嗣同退還合肥仍隨範徙鎮盆城俄而範及嗣皆卒



瑱領其衆依于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安詐引鐵謀事因刃之據豫章之地後降於侯景將于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己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遣瑱隨慶平蠡南諸郡及景敗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為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義師景亦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南兖州刺史鄆縣侯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恒為前鋒既復臺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瑱追景大敗之於吳松江以功除南豫州

刺史鎮姑熟及齊遣郭元建出濡須僧辯遣瑱扞之大敗元建魏攻荊州王僧辯以瑱為前軍赴援未至而魏剋荊州瑱頓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承制以瑱為侍中江州刺史加都督改封康樂縣公及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寇乃使瑱西討未至而法和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夏首瑱攻之恃德食盡請和瑱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懃與瑱共討蕭勃及陳武帝誅僧辯僧懃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懃徒黨僧懃奔齊

是時瑱據中流甚強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肯入朝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龠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自夏迄冬弗能剋龠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下攻龠虜瑱軍府妓妾金玉歸于武帝瑱既失根本輕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益城就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瑱投齊瑱以武帝有大量必能容已乃詣闕請罪武帝復其爵位永定二年進位司空文

帝即位進授太尉王琳至柵口又以瑱為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天嘉元年二月王琳引合肥淠湖之衆舳舻相次而下瑱率軍進獸檻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西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頓蕪湖

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  
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  
以免者十二三琳因此入齊其年詔以瑱為都督五州  
諸軍事鎮益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來攻巴湘又以  
瑱為西討都督大敗盛軍以功授湘州刺史改封零陵  
郡公二年薨贈大司馬諡曰壯肅配享武帝廟庭子淨  
藏嗣尚文帝女富陽公主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為郡著姓父捍少仕州

郡以忠謹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祿大夫始興內史安都  
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為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  
為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陳武帝入  
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剋平侯  
景並力戰有功封富川縣子隨武帝鎮京口除蘭陵太  
守武帝謀襲王僧辯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  
自京口趣石頭武帝自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  
北棄舟登岸僧辯弗之覺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

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臥室武帝大軍亦至與僧辯戰于聽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遂禽僧辯以功授南徐州刺史武帝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示弱令城中登陴者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至安都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及武帝至以安都為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

又襲秦郡破嗣徽柵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  
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  
見之大懼尋求和武帝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  
餘軍猶據采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明  
年春詔安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至湖  
熟武帝追安都還拒之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  
其陣破之禽齊儀同乞伏無芳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  
會賊騎至救老獲免賊北度蔣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



寶戰於龍尾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創墜  
馬張纂死之安都馳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二人取纂尸  
而還齊軍不敢逼武帝與齊軍戰於幕府山命安都自  
白下橫擊其後大敗之以功進爵為侯又進號平南將  
軍改封西江縣公仍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  
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禽其將歐陽頔傳  
泰等唯余孝頃與勃子孜猶于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  
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銜

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頃  
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豎柵引營漸進頻致剋獲孜  
乃降孝頃奔歸新吳請入子為質許之以功加開府儀  
同三司仍率衆會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公  
以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度橋人馬俱墜水中又坐舫  
內墜於櫓井時以爲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  
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  
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圍

之未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囚總以一長鑼繫之置于舫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盆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賂子晉子晉乃偽以小船住舫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並赦之復其官爵尋為丹陽尹出為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勣及王琳將曹慶常衆愛

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衆愛後文育為熊曇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艦遇琳將周旻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禽旻協孝勸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旻敗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軍於禽竒洲破曹慶常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廬山為村人所殺餘衆悉平還軍至南皖而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翼奉文帝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

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  
出璽叉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空仍授  
南徐州刺史給扶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  
璆為大都督而指麾經畧多出安都及王琳入齊安都  
進軍盆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  
王昌初昌之將入致書於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憚召安  
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  
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

流而殺之以功進爵清遠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安都父擇為始興內史卒於官文帝徵安都為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拜其母為清遠國太夫人仍迎赴都母固求停鄉里上乃下詔改桂陽郡之汝城縣為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為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為刺史安都第三子祔年九歲上以為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改封安都桂陽郡公王琳敗後周兵入據巴湘安都奉詔

西捍及留異擁據東陽又奉詔東討異本謂臺軍自錢  
唐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  
杖嶺處巖谷間豎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為流矢所  
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為堰  
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樓船與異城等放拍碎其  
樓異與第二子忠臣脫身奔晉安虜其妻子振旅而歸  
加侍中征北大將軍仍還本鎮吏人詣闕表請立碑頌  
美安都功績詔許之自王琳平後安都勳庸轉大又自

以功安社稷漸驕矜招聚文武士騎馭馳騁或命以詩  
筆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  
正見徐伯陽劉珊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  
為之賓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  
攝則奔歸安都文帝性嚴察深銜之安都日益驕慢表  
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宴  
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游襖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  
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



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帝雖許其請甚不憚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為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徹討迪又頻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內不自安天嘉三年冬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奏之稱安都謀反帝慮其不受召明年春乃除安都為征南大

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入於石頭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景歷表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明日於西省賜死尋有詔宥其妻子家口葬以士禮初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丈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嶮猜防不

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太建三年宣帝追封安都陳集縣侯子亶為嗣

歐陽頴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為郡豪族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過令從官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頴善故頴常隨欽征討欽南征夷獠禽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大獻銅鼓累代所無頴預其功還為直閣將軍欽征交州復啓頴同行

欽度嶺而卒。顧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時湘衡界五十餘洞，不賓。敕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顧為都督，悉皆平殄。侯景構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顧監衡州臺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昭基，奪其郡。以兄欽與顧舊，遣招之。顧不從，謂使曰：「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為跋扈？」及陳武帝入，援都將至，始興顧乃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顧。武帝援之，裕敗。武帝以王懷明

為衡州刺史遷顧為始興內史武帝之討蔡路養李遷  
仕也顧助討平之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  
顧為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平元帝偏問朝宰使各舉  
所知羣臣未對元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顧甚公正  
本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  
郢州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衡州刺史進  
封始興縣侯時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元帝深患之遣  
王琳代為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

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顧別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相戰。勃怒，遣兵襲顧，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魏平荊州，顧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顧為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送于武帝。帝釋而禮之。蕭勃死後，嶺南亂，顧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顧子紇已剋始興。及顧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

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顧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即本號開封儀同三司。文帝即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顧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襲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顧尋為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顧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伏。之時。顧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軍國。天嘉四年。薨。贈司空。諡曰穆子純嗣。

紇字奉聖頗有幹略襲父官爵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姓宣帝以紇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徵為左衛將軍其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詔儀同章昭達討禽之送至都伏誅子詢以年幼免

黃法蘓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開明簿領出入州郡中為鄉閭所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州法蘓監知郡事陳武帝將踰嶺入援建鄴李遷仕作



梗中途武帝命周文育屯西昌法氍遣兵助文育時法  
氍出頓新淦縣景遣行臺于慶來襲新淦法氍敗之梁  
元帝承制授交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敬  
帝即位改封新建縣侯太平元年割江西四郡置高州  
以法氍為刺史鎮巴山蕭勃歐陽頤來攻法氍破之永  
定三年王琳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頃攻周迪且謀取法  
氍法氍援迪禽孝頃等三將以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熊曇朗於金口害周文育法氍共周迪討平之

天嘉三年周迪反法氈與吳明徹討平迪法氈功居多  
廢帝即位進爵為公太建五年大舉北侵法氈為都督  
出歷陽於是為拋車及步艦豎拍以逼之砲加其樓堞  
剋之盡誅其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欵法氈禁侵掠躬  
自勞撫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改封義陽郡  
公七年為豫州刺史鎮壽陽薨贈司空諡曰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建鄴父文成仕梁  
為將帥位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略便

弓馬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以  
軍功封廣晉縣男侯景之亂梁元帝凡遣五軍入援臺  
量預其一臺城陷量還荊州元帝承制以為巴州刺史  
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  
僧辯併力拒景大敗之禽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宋子  
仙仍隨僧辯平侯景封謝沐縣侯尋出為都督桂陽刺  
史及魏剋荊州量保桂州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  
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歸陳武帝武帝受禪進位鎮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五年徵為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率多戀本土並欲逃入山谷不願入朝文帝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為有司奏免儀同餘如故華皎構逆以量為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將長湖公元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未拜出為南徐州刺史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三年就江陰

王蕭李卿買梁陵中樹李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侍中  
吳明徹之北侵也量讚成其事又遣第六子岑率所領  
從軍淮南剋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及周獲吳明徹乃以  
量為都督水陸諸軍事車騎將軍都督南兗州刺史十  
四年薨贈司空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  
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  
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

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為流矢所中眇其  
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昭達  
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為吳興  
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  
超於儕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  
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杜  
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  
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剋之累功除定州刺史

時留異擁據東陽武帝患之乃使昭達為長山令居其  
心腹天嘉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  
拒王琳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  
王琳平昭達策勳第一二年除都督郢州刺史周廸據  
臨川反詔昭達便道征之廸敗走徵為護軍將軍改封  
邵武縣侯四年陳寶應納周廸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為  
都督討廸廸走昭達乃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因據  
上流為筏施拍其上壞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

合戰會文帝遣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  
定閩中盡禽留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  
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効犬  
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出為都督江州刺  
史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其移文並假以  
昭達為辭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都秩滿徵  
為中撫大將軍宣帝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還朝遲



留為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歐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征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漚口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過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筏皆解因縱大艦突之大敗紇禽之送都廣州平進位司空太建二年征江陵時梁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焚之周又於峽口南岸築壘名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

為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為長戟施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降之三年於軍中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剋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並同羣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食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四年配享文帝廟庭子大寶襲邵陵郡公位豐州刺史在州貪縱百姓怨酷後主以太僕卿李暈代之乃襲殺暈而反尋被禽梟首朱雀

航夷三族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即樹之小子也及侯

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隣里飢餓乃白諸兄  
曰令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  
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  
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為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徹  
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孫虛遁甲略  
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奇之及受禪授安南  
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沒明徹  
自拔還都文帝即位以本官加右衛將軍及周迪反詔

以明徹為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衆軍以討廸明徹  
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頊代明徹  
令以本號還朝天嘉五年遷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帝  
謂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廢帝即位授領軍  
將軍尋遷丹陽尹仍詔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  
舉之矯令出宣帝也毛喜知其詐宣帝懼遣喜與明徹  
籌焉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德冠  
伊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

志詔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  
等討皎皎平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太建五年朝  
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  
征討諸軍事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款  
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為援破走之秦郡降  
宣帝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  
儀甚盛鄉里榮之進剋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封南平  
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

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過肥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鄴景和懼而遁走詔以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戶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策明徹於城南設壇

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六年自  
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鍾磬一部七年進攻彭城軍  
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鈇鉞龍  
麾尋授都督南兗州刺史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兗九  
年詔明徹北侵令其世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  
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進清水以  
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大將軍王  
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



輪過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  
馬明成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  
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  
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  
水力以退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度衆軍皆  
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滿  
疾卒於長安後故吏盜其柩歸至德元年詔追封邵陵  
侯以其息慧覺嗣

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猗之子  
少孤有志氣以驍勇聞位北譙太守岳陽內史封海安  
伯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觀夫陳武論  
將而周侯遇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  
以驅駕雄傑而創基撥亂者乎故填顧並自奔因翻同  
有亂輒量望風景附自等誠臣良有以也昭達勤王之  
略遠符耿弇行己之方頗同吳漢既眇而貴亦黥而王

吉凶之算豈人事也明徹屬運否之期當關土之任才  
非韓白識暗孫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犯斯  
不韙師亡國蹙宜矣哉

南史卷六十六

南史卷六十六考證

杜僧明傳武帝頓豫章命僧明為前驅○命陳書作會  
誤

周文育傳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並長大○陳書  
無弟字

後監州王勣以文育為長流深被委任○長流下陳書  
有令字

侯瑱傳是時瑱據中流甚強○甚強陳書作兵甚強

侯安都傳父捍少仕州郡○捍陳書作文捍

禽齊儀同乞伏無芳○伏閣本作扶又芳陳書作勞

放拍碎其樓○陳書樓字下有雉字

歐陽顥傳蘭欽弟前高州刺史啓攻始興內史蕭昭基

奪其郡○昭陳書作紹

黃法氈傳日步行二百里○陳書步行日三百里

於是為拋車及步艦豎拍以逼之○拋陳書作拍

章昭達傳眇其一目○眇監本訛眇今改正

吳明徹傳字通炤○炤陳書作昭

年十四感墳塋未脩○脩陳書作脩

到仲舉之矯令出宣帝也毛喜知其詐○詐一本作謀  
又過肥水灌城○又監本訛尺陳書云又進肥水以灌  
城今改正

南史卷六十六考證